

# 論洛夫詩的疾病意象與疾病隱喻

史言

## 目 录

- 一、引言
- 二、洛夫詩的疾病意象
- 三、洛夫詩的疾病隱喻
- 四、總結

## 一、引言

臺灣著名詩人洛夫(莫洛夫, 1928 )原籍湖南衡陽, 1947年隨軍赴臺, 1954年與張默(張德中, 1932 )、痲弦(王慶麟, 1932 )共同創辦《創世紀》, 任總編多年, 對臺灣現代詩的發展影響深遠。洛夫由學習五四新詩開始, 後進入到對西方超現實主義的試驗與匡正, 又在繼承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與拓展<sup>1)</sup>。他寫詩、譯詩、教詩、編詩近五十年, 詩作甚豐, 已出版數十本詩集, 另外, 在散文評論、翻譯書法等方面也頗有建樹, 堪稱一位全能型的詩人<sup>2)</sup>。同時, 洛夫也是中國現代詩壇上極具爭議的詩人之一, 張默說「洛夫不

1)李詩信(1954- ): 〈洛夫的詩路歷程對現代漢詩的啓示〉, 《茂名學院學報》2004年2期, 2004年5月, 頁14

2)夫(莫洛夫, 1928- ): 〈作者簡介〉, 《詩魔之歌: 洛夫詩作分類精選》(廣州: 花城出版社, 1990)。蕭蕭(蕭水順, 1947): 〈那麼寂靜的鼓聲——靈時期的洛〉, 《詩魔的蛻變: 洛夫詩作評論集》(蕭蕭主編, 臺北: 詩之華出版社, 1991), 頁302

是一個傳統的因襲者，他的詩甚至是一種挑戰」<sup>3)</sup>。其詩風之多變意象之繁複往往使人應不暇接，一般讀者面對洛夫的詩如面對「太陽后的暈旋」，着迷於「散發出來的光熱」，困惑於「暈旋後難明所以的『結構』」<sup>4)</sup>，因此也有人認為洛夫的詩晦澀難懂。

本文將以洛夫詩的研究為契機，以疾病意象和疾病隱喻為研究主體，配合當今西方較為著名的文學疾病理論，對洛夫詩歌創作中所反映出的身體與想像的辯證關係進行觀測。

## 二. 洛夫詩的疾病意象

簡政珍(1950 )認為就意象的經營而言，洛夫是「中國白話文學史上最具有成就的詩人」，從早期語言的繁複到近期的明朗，他「以意象重整整體形象的能力應是白話文學史上最值得談論的課題」<sup>5)</sup>。「意象」這一術語在現代文藝批評中很常見，是中西詩學的重要觀念。中西詩學「意象」概念不盡相同，兩者的比較，是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sup>6)</sup>。鑒於本次研究的主旨，我們將「意象」的含義定位在：「使想像凝固而給讀者以美感的印象，是詩人藝術家思想感情用語言媒介表現出來的物象，是『呈現于瞬間的理智與情緒的復合物』<sup>7)</sup>。」

---

3)張默(張德中, 1932- ): 〈雪崩論〉, 《幼獅文藝》43卷6期, 1971年12月, 頁226張漢良(1945- ): 〈論洛夫後期風格的演變〉, 《詩魔的蛻變: 洛夫詩作評論集》, 頁113

4)簡政(1950- ): 〈洛夫作品的意象世界〉, 《詩魔的蛻變: 洛夫詩作評論集》(蕭蕭主編, 臺北: 詩之華出版社, 1991), 頁61-62楊光治(1938- ): 〈奇異鮮活準確——淺論洛夫的詩歌語言〉, 《詩魔的蛻變: 洛夫詩作評論集》, 頁261-265

5)簡政珍, 頁61葉維廉(1937- ): 〈論洛夫〉, 《詩魔的蛻變: 洛夫詩作評論集》, 頁44-53。李元洛(1937- ): 〈中西詩美的聯姻〉, 《詩魔的蛻變: 洛夫詩作評論集》, 頁150-151

6)劉介民: 〈意象是心靈上的圖畫〉, 《原典文本詩學探索》(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6), 頁129

7)劉介民: 〈比較意象詩學〉, 《原典文本詩學探索》(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6), 頁140。瓊斯(Peter Jones, 1929- )編: 《意象派詩選(序言)》*Imagist Poetr*, 裘小龍譯, 桂林: 灕江出版社,

## 1. 疾病意象的研究課題

「疾病意象」在文學研究的紛繁課題中是一個特殊的側面，「文學與疾病」這一題旨由於它本身就帶有「醫學性的處理」，因而不僅是文學的，也是「邊緣科學的」<sup>8)</sup>。德國科恩大學文學博士波蘭特(Weila Bolante)在論文〈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中寫道，疾病不受人歡迎，在生活中，幾乎所有疾病是反面的，始終遭到排擠和拒絕，但它又是「人人都能體念的基本經驗之一」<sup>9)</sup>。這樣一個前提，使如下的情況成為可能，即「人們可以借助疾病引申涉及一些經驗和認識」。這些「經驗和認識」在文學研究上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們超越了「生病這一反面基本經驗」，在文學介體和語言藝術中，疾病現象包含著「其他意義」，比在現實生活世界中的意義豐富得多。這便觸及了「疾病隱喻」的論題，我們也確實要在后文要對此作一闡述，現在我們先對洛夫詩歌中的疾病意象作一統計並進行整理。

本次研究主要以洛夫的十本詩集作為重點考查對象，當然也會輔以其他詩集中的個別詩作配合。十部詩集按照出版的時間，分別是：《石室之死亡：洛夫詩集》(1965)；《無岸之河》(1970)；《魔歌：洛夫詩集》(1974)；《釀酒的石頭：洛夫詩集》(1983)；《月光房子》(1990)；《天使的涅槃》(1990)；《夢的圖解》(1993)；《隱題詩》(1993)；《雪落無聲》(1999)；《漂木》(2001)<sup>10)</sup>。

## 2. 明寫的疾病

---

1986), 頁2

8)波蘭特(Weila Bolante): 〈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 《文學與治療》(葉舒憲主編,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頁255

9)波蘭特, 頁255-256

10)考察的文本包括: 洛夫: 《石室之死亡: 洛夫詩集》(臺北: 創世紀詩社, 1965); 《無岸之河》(選輯自著者《西貢詩抄》、《靈河》、《石室之死亡》及《外外集》, 臺北: 水牛出版社, 1986); 《魔歌: 洛夫詩集》(臺北: 中外文學月刊社, 1974); 《釀酒的石頭: 洛夫詩集》(臺北: 九歌出版社, 1983); 《月光房子》(臺北: 九歌出版社, 1990); 《天使的涅槃》(臺北: 尚書文化出版社, 1990); 《夢的圖解》(臺北: 書林出版社, 1993); 《隱題詩》(臺北: 爾雅出版社, 1993); 《雪落無聲》(臺北: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9); 《漂木》(臺北: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1)

經過對上述十本詩集疾病意象的統計，我們發現洛夫詩明寫疾病的情況，表現出五大特點，分別是：(1)直接提及「病」或「疾」共計二十餘處，明確命名的病症有「貧血」、「中風」、「心臟衰弱」、「季節病」、「腦血管阻塞」、「胃潰瘍」、「便秘」、「腎虧」、「眼疾」、「傷寒」、「痢疾」、「腫瘤」、「毒瘤」、「梅毒」等；(2)發病期多在秋冬季節；(3)患病的個體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如「夾汁桃與鳳尾草」、「森林」、「雲」、「黃河」、「蟋蟀」、「紅色」等；(4)部分疾病具有傳染性，且多與「毒」有關。「毒與植物(籐曼陀羅草罌粟)」、「毒與蛇」、「病毒與冰窖」、「女性毒瘤」、「馬克斯病毒」最為顯著；(5)「胃潰瘍」是眾多疾病裡出現最集中的病症，在洛詩看來，胃病是引發「吐血」的原因(詳見附錄一)。

### 3. 未明寫的疾病

洛夫詩也有大量未明寫疾病卻有疾病症狀的情況，主要包括咳嗽(咯血)盜汗潮紅嘔吐消瘦等(詳見附錄二)。

由以上兩方面的統計，我們可以對洛夫詩疾病意象作一簡要概括：明寫的疾病多是一個獨立的意象單位，直接提及「病」或「疾」大多較為抽象，由於目的無非是抨擊，因而可分為兩類，其一雖然痛苦卻可治愈，另一類則致人于死地<sup>11)</sup>；對於疾病的症狀，分開看當然僅能指向某一種病症，但如果我們將其整體地綜合起來，似乎是在書寫「結核病」的病發狀態，這一項留待後面再論。

### 4. 疾病描寫的變化軌跡

如果考慮到十本詩集出版時間的先後順序，我們可以看出，洛夫數十年創作歷程中，對疾病的描寫似乎是有有一定變化軌跡的。洛夫在近來的訪談詩論中多次提及自己近六十年的詩歌創作生涯應分為五個時期：(1)抒情時期(1947-1952)；(2)現代詩探索時期(1954-1970)；(3)反思傳統，融合現代與古典時期(1971-1985)；(4)鄉愁時期(1985-1995)；(5)天涯美學時期(1996- )<sup>12)</sup>。當然，這種分法未必「百分之百的準確」。洛夫曾舉「鄉愁時

11) 桑塔(Susan Sontag, 1933-2004), 〈作為隱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 《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 程巍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3), 頁65

12) 詩探索編輯部: 〈洛夫訪談錄〉, 《詩探索》2002年1-2輯, 出版月份不詳, 頁268-292 李晃: 〈聽洛夫深圳談詩〉,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0年2期, 出版月份不詳, 頁25-26

期」爲例，說「鄉愁詩」從1949年初度流放臺灣時就陸陸續續寫過，因此不能只限於1985到1995這十年<sup>13</sup>。儘管如此，如果我們將疾病意象統計的結果與這幾個分期(由於「抒情時期」不在考察範圍之內，暫時不作分析)對應起來，可以看出洛夫詩描寫疾病意象的變化軌跡。首先，洛夫早期對疾病的狀寫多用「疾」或「病」等詞表達抽象概念。其次，具有明確醫學術語的疾病名稱多集中在中前期的作品。第三，後期的疾病意象多以描述症狀爲主，直接提及疾病名稱的情況減少(詳見附錄三)。這種疾病意象寫作的轉變說明了什麼，我們通過隱喻的分析作一定的解釋。

### 三. 洛夫詩的疾病隱喻

隱喻作爲一種普遍的現象，早已成爲當代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歷來對隱喻的界定分廣義和狹義兩種，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曾將一切修辭現象稱爲隱喻性語言(metaphorical language)，同時也認爲隱喻與明喻一樣，是一種不同事物間的對比，修飾性的語言使用現象<sup>14</sup>。

#### 1. 隱喻與隱喻性

實際上，人們對「隱喻」一詞的理解主要有三種方式：(1)通俗的理解，即常說的「打比方」，這可以說是「比興」、「意象」、「意境」等古典詩學範疇的基型；(2)是一個純粹的修辭學概念，表示一種與「明喻」、「借喻」並列平行的比喻類型；(3)當代隱喻研究者將其作爲「隱喻性」的化身，統率著龐大的修辭學詩學語言學認知哲學等「隱喻家族」<sup>15</sup>。美國語言學家萊考夫(George Lakoff, 1941 )等人對隱喻的定義也是比較寬泛的，

13) 洛夫·陳祖君：〈詩人洛夫訪談錄〉，《南方文壇》2004年5期，出版月份不詳，頁58。王灝(1946-)：〈變貌——洛夫詩情初探〉，《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頁220-225。禰展圖：〈沉重的家國鄉愁——洛夫詩歌略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4期，2000年8月，頁47。

14) 束定芳：《隱喻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頁11。霍克斯(Telunsi Huokesi)：《論隱喻》*Metapho*，高丙中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2)，頁1-7。

15) 張沛：《隱喻的生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1。

認為「隱喻決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從根本上講，隱喻是一種認知現象。隱喻性思維是人類認識事物建立概念系統的一條必由之路」<sup>16)</sup>。我們關於洛夫詩疾病隱喻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著廣義上的隱喻定義，或者說是「隱喻性」的化身展開的。

## 2. 《疾病的隱喻》之啟發

談論疾病隱喻，美國著名作家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的《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略的。這部著作由兩篇論文組成，一篇叫做〈作為隱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另一篇是〈愛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前者主要討論肺結核和癌症，後者主要討論艾滋病。她不是討論疾病本身，而是討論其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同時桑塔格所謂的隱喻是借用了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sup>17)</sup>。以上都與我們本節追溯隱喻的初衷相符。

桑塔格被譽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份子」之一，她在〈作為隱喻的疾病〉<sup>18)</sup>一文指出，疾病無論是在社會生活中，還是文藝作品裡，都不止意味著疾病本身，疾病在人們所處的世界被追加了複雜的隱喻意義，疾病成了「整個世界的象徵和重大隱喻」<sup>19)</sup>。在她的論文內，桑塔格通過自身患癌症的痛苦經歷，切身感受到了附著於疾病之上的隱喻意義的重壓，因此，她把「平息想像，而不是激發想像」作為最終目的，力求剝離附著於疾病之上的隱喻意義，減輕患者身體之外的精神痛苦。然而，不得不承認，其著作的價值卻又是雙重的：她一邊幫助人們祛除有關疾病的過度闡釋；另一方面，在以「生活的隱喻」為特點的文學世界，其作品又幫我們打開了一個解讀文本的新的視角，激發了我們對於文本中疾病的想像<sup>20)</sup>。

---

16) 束定芳，頁11

17) 桑塔格：〈愛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疾病的隱喻》，頁

18)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65-66

19) 施敏：〈走出疾病隱喻的迷沼——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醫學與哲學》25卷4期，2004年4月，頁61。王曙光、張勝康、吳錦暉：〈疾病的文化隱喻與醫學社會人類學的鑒別解釋方法〉，《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4期，出版月份不詳，頁86-92

20) 王健：〈疾病的附魅與祛魅——為紀念蘇珊·桑塔格而〉，《醫學與哲學》26卷7期，2005年7月，頁75-76。覃慧寧：〈如何揭示「隱

配合桑塔格的理論，來看洛夫詩疾病意象及症狀所作的統計，我們可以得到三方面的啓發。

#### 1. 洛夫詩疾病意象之社會隱喻

桑塔格直言，疾病常被用作隱喻以活靈活現地發洩「對社會腐敗或不公正的指控」，分爲傳統和現代兩個進程。傳統上來講，疾病主要是一種憤怒的表達方式<sup>21)</sup>。借疾病意象來表達對社會腐敗或不公正的憤怒，這多見於洛夫早年的詩作，「抒情時期」已見端倪，「現代詩探索時期」則完全展露。

##### (一) 疾病的傳統式社會隱喻

洛夫坦述自己「抒情時期」的詩「調子都比較低沉而憂鬱」（洛夫戲稱是由於十七八歲還沒有談過戀愛的緣故），有的是「『爲賦新詩強說愁』」，但也有一部分是「針對社會亂象而抒發牢騷的作品」<sup>22)</sup>，後者尤其重要。可惜這期間的作品多數已不能見到<sup>23)</sup>，因而很難找出相應的實例，然而從推理的角度，這一時期的洛夫於「社會亂象」的針對，確實奠定了他日後詩作中以疾病表達憤怒的意識。1944年抗戰末期，洛夫時年16歲，家鄉衡陽市還在日軍佔領之下，遭受美空軍猛烈轟炸，幾乎夷爲平地<sup>24)</sup>，戰爭的苦難與社會的瘡痍在16歲少年心上的烙印可想而知。再加上「那時的年輕人都崇拜魯迅」，洛夫開始寫作時讀了魯迅(周樟壽, 1881-1936)很多小說和散文，難免不受魯迅的影響<sup>25)</sup>。魯迅棄醫從文，醫治國人的精神痼疾，是大眾皆知的佳話，洛夫在創作之初便埋下疾病社會隱喻的種子，

---

喻」遮蔽的真實——評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2期，出版月份不詳，頁194-198。劉聰：〈疾病的隱喻與策略〉，《名作欣賞》2005年3期，出版月份不詳，頁69-72

21)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65-66。

22) 詩探索編輯部，頁284龍彼德：〈大風起於深澤——論洛夫的詩歌藝術〉，《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頁274-277

23) 據洛夫言，其高中時期20多首發表的新詩在基隆下船時的混亂中丟了，旅臺后的第一首新詩〈火焰之歌〉，也發表過，但未留下底稿與剪報資料。詩探索編輯部，頁270，284

24) 費勇：〈附錄二 洛夫年譜〉，《洛夫與中國現代詩》(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269

25) 洛夫承認曾受過魯迅的影響，但日後覺得他的文章過於辛辣辛刻爾漸失去興趣。詩探索編輯部，頁269余光中：〈用傷口唱歌的詩人〉，《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頁101-103

不足為奇。

到了「現代詩探索時期」，這一點很明顯的表現在代表作《石室之死亡》中。這一詩集創作於1959年5月，是金門發生「八二三」炮戰的次年，當時洛夫每天只能在金門的石窟中活動，面對的現實是戰爭一觸即發，生存受到巨大威脅，對親人的思念成為無盡的苦楚<sup>26)</sup>。一切皆由亂世造成，對社會的憤怒是《石》詩複雜情感中重要的一個組成。洛夫往往通過奇詭的男性形象或第一人稱「我」進行表達，並以「有病」的環境為背景，似乎刻意突出人物是健康的，而周遭卻是病態的；人物憤怒無奈，社會凋敝壓抑。試看下面兩則詩例：

從夾汁桃與鳳尾草病了的下午走出 / 從盲者的眼眶中走出 / 如此不安，那個不喜歡虹的漢子 / 將自己的寧靜弄得如此潮濕 / 步度如此急促 // 由墓前匆匆走過，未死者的神采走過 / 月光藏在衣袖裡，他抓一把花香使勁搓着 / 連同新土一併塞入那空了的酒瓶 / 不顧碑石上的姓氏狠狠瞪他 / 躺在這裡的不是醉漢，亦非醒者<sup>27)</sup>

空間個體「夾汁桃」、「鳳尾草」與時間概念「下午」都成為「病了」的舞臺背景，步度急促的「漢子」與「石碑上的姓氏」相互對視，「狠狠」與「瞪」成為兩者發生關繫的某種標誌，潛藏其下的是一種未明言的不滿與憤怒，直指戰爭歲月<sup>28)</sup>。又如：

額上撐起黑帷，如淚在頰上棲着 / 從太陽裡走進，向日葵裡走出 / 不知穿一襲青衫像不像那雲 / 如此單薄，雲常在某一山谷中病瘦 / 我在碑上刻完了死，然後把刀子折斷<sup>29)</sup>

雲之「瘦」在這首詩，乃是一種常態，由「病」引起，「山谷」在雲霧中自然帶上了厭

---

26)張默：〈從《靈河》到《魔歌》〉，《洛石室之死及相關重要評論》（侯吉諒主編，臺北：漢光文華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164

27)洛夫：〈石室之死亡〉，頁41

28)李英豪(1941-)：〈論石室之死〉，《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頁325-340

29)洛夫：〈石室之死亡〉，頁77



病之相，詩意環境進而激發了疾病的想像，詩中的「我」以折斷刀子發洩心中的某種情感，或許這種情感正是對現實的憤懣<sup>30</sup>。按照中國的詩意傳統，棄刀斷劍或是割裂衣袍往往表示對人事件甚或社會狀況的不滿，以致絕交遁世，例如唐代詩人杜牧(803-853)〈赤壁〉一首：「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sup>31</sup>南唐後主李煜(937-978)亦有詞曰：「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sup>32</sup>，因此這一意象的社會隱喻不難理解。

## (二) 疾病的現代式社會隱喻

疾病的隱喻性並不僅限於上文所述。疾病意象往往做為一柄雙刃劍，一方面被用來表達對社會秩序的焦慮，「諸如結核病和癌症這樣的大病，……人們用它們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社會與個體之間那種「深刻的失調」，社會被視為個體的「對立面」，疾病之隱喻當仁不讓地被用來「指責社會的壓抑」<sup>33</sup>。這在〈石〉詩中亦有例子：

由某些欠缺構成 / 我不再是最初，而是碎裂的海 / 是一粒死在寬容中的菓仁 / 是一個，  
常試圖從盲童的眼眶中 / 掙扎而出的太陽 // 我想我應是一座森林，病了纖維在其間 /  
一棵孤松在其間，它的臂腕上 / 寄生着整個宇宙的茫然 / 而鎖在我體內的那個主題 / 閃  
爍其間，猶之河馬皮膚的光輝<sup>34</sup>

內部「某些欠缺」使碎裂成為失調的形態，外部向光明的追求也因為「某些欠缺」而不能實現。海太陽森林宇宙都是宏大的意象，而菓仁眼眶孤松都是相對微小的描繪，而由於更微小的纖維「病了」，就使得「我體內的那個主題」雖閃爍光輝，卻永遠被「鎖」住，隱喻了社會的壓抑。洛夫在文章〈關於「石室之死亡」——跋〉曾說：「在那孤懸海

30) 崔焜焜(1930-)：〈論石室之死〉詩的思想，《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頁340-342

31) 杜牧(803-853)：〈赤壁〉，《杜牧詩賞析》(曹中孚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頁113

32) 李煜(937-978)：〈浪濤往事只堪哀〉，《中國古代十大詩人精品全集(卷一)》(鄧紹基等主編，大連：大連出版社，1998)，頁212

33) 桑塔 〈作為隱喻的疾病〉，頁65-66

34) 洛夫：〈16〉，《石室之死亡》，頁48

外的島上，日日面臨死亡的威脅，恐懼沮喪孤獨無奈，諸感叢生，漸漸被壓抑成一種內在的吶喊，卻又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捏著喉嚨，不讓發出聲來」<sup>35)</sup>，如是可為佐證。

洛夫詩中，疾病的社會隱喻不僅限於「抒情時期」和「現代詩探索時期」，後來的創作，不論語言風格由晦澀變為簡明，還是詩歌意象由繁複變為清澈，社會隱喻依然是書寫疾病意象的重要目的之一。像《天使的涅槃》有：「黃河病了，長城老了，三峽患了胃潰瘍 / 高舉的破燈籠中有火，沒有光<sup>36)</sup>」；《雪落無聲》有：「患眼疾的那個晚上 / 王府井大街的雷雨把歷史翻得嘩嘩作響 / 你用那隻病目，偷覷 / 倉皇的脚印，一行行 / 消失於淚的滄茫<sup>37)</sup>」；「直到《漂木》中：「糧票。飢餓。胃潰瘍 / 傷寒。痢疾。毛語錄<sup>38)</sup>」似乎更加明顯。可見，洛夫詩疾病隱喻是不受其分期所限的，因而便具有超越時空的穿透力。

## 2. 洛夫詩疾病意象之軍事隱喻

桑塔格的另一篇文章〈愛滋病及其隱喻〉與〈作為隱喻的疾病〉是姊妹篇，其中寫道：「疾病常常被描繪為對社會的入侵，而減少已患之疾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的種種努力則被稱作戰鬥抗爭和戰爭。<sup>39)</sup>」

### (一) 焦慮與「毒」

上文曾經提到，疾病可以被用來表達對社會秩序的焦慮，屬於社會隱喻的範圍，但「焦慮」同時也是聯結疾病軍事隱喻的橋梁。根據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觀點，焦慮指向不確定的目標物件，與恐懼的不同之處恰在於：恐懼是一個人面對已經出現的、可以確定的可怕事物時的逃避性的心理反應；而之所以有焦慮，則是因為他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根本無法預知，「焦慮感就是不知道正在焦慮的東西是什麼」<sup>40)</sup>。戰爭大大貶

35) 洛夫：〈關「石室之死亡」——〉，《洛石室之死及相關重要評論》，頁195許悔之(1966- )：〈石室內的賦格——初《石室之死亡》兼論洛夫的黑色時期〉，《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頁347-352

36) 洛夫：〈是耶非耶〉，《天使的涅槃》，頁78

37) 洛夫：〈隔海的嘯聲——贈任洪淵〉，《雪落無聲》，頁38-39

38) 洛夫：〈漂木〉，《漂木》，頁50

39) 桑塔格：〈愛滋病及其隱喻〉，頁87。

40) 克萊 Klein Richar：《香煙——一個人類痼習的文化研究》*Cigarettes Are Sublim*，樂曉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210

低了生命的價值，戰爭中的士兵對於時刻面臨卻又無法預知的命運感到焦慮，他們需要一種物件能「將焦慮感轉變成對即將來臨的事物的恐懼」，焦慮才會消失，因為當「自己變得脆弱渺小，對自己的『存在』毫無自信」，這種恐懼感才能給他們以寧靜，「既然死亡是生命必然的結局，將生存的不確定的焦慮轉換為像死亡一樣寧靜的恐懼使『他們』覺得更舒適」<sup>41)</sup>。通常來說，在眾多戰爭題材的作品(不僅限於文學作品，也包括電影戲劇等)中，香煙就是這一種物件，它被稱為「軍人之友」，尼古丁(nicotin)便是一種毒素<sup>42)</sup>。

洛詩的軍事隱喻亦多是以「毒」的意象反抗「疾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將疾病引發的焦慮意識轉化為對死亡的「寧靜的恐懼」，這似乎有著以毒攻毒的味道。且看下面一首：

夏日的焦慮仍在冬日的額際緩緩爬行 / 緩緩通過兩壁間的目光，目光如葛籐 / 懸掛滿室，當各種顏色默不作聲地走近 / 當應該忘記的瑣事竟不能忘記而鬱鬱終日 / 我就被稱為沒有意義而且疲倦的東西<sup>43)</sup>

焦慮在詩中被描繪成動作遲緩的爬行動物，是一種靜態的動，又以各種顏色走近時的「默不作聲」為烘托，瑣事本該忘記卻不能忘記，由此而成的「鬱鬱終日」更顯出一種靜態的張力。這一切造成的結果是「我」成為了「沒有意義而且疲倦的東西」<sup>44)</sup>。

荷蘭著名現象精神醫學教授范丹伯(J. H. van den Berg, 1914 )在討論生病意味著什麼時，總結出最重要的兩點：(1)從常態生活缺席；(2)活在受限的當下。換言之，在沒有生病的正常狀態下，人活在未來，從來沒有真正活在當下。但患病的一刻，疾病不允許患者從當下逃逸，他必須忍受被排除在外的疏離感，必須放棄每一件原本計劃好的事，必須承認時間視野上的大幅縮小<sup>45)</sup>。范丹伯寫道：「昨天的計劃不再有意義……比起我還沒

41)克萊恩，頁211

42)克萊恩，頁211

43)洛夫：〈15〉，《石室之死亡》，頁47

44)劉小新：〈洛夫詩中的思致和情趣〉，《鎮江師專學報》1999年3期，出版月份不詳，頁33-36

45)丹伯(J. H. van den Berg, 1914- )：《病床邊的溫柔》*Psychology of the Sickbed*，石世明譯，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35-42

有生病的昨日，這些事情現在更加複雜，更加令人疲累……所有等待我去做的事情，變得索然無味，甚至令人生厭。過去的時光好像醜滿了瑣碎情事，我好像沒有真正做了什麼事。46) 將之與上面一首詩中「瑣事」、「沒有意義」、「疲倦」等處對應，可以說這首詩無疑是在書寫一種患病后的狀態。此外，就現代人關於焦慮及恐懼的思考，范丹伯認為都不是巧合，人們「已經不再活在真實的生存世界裡頭」，「對存在真實的否定，更是生老病死變為模糊的懼怕。懼怕隱隱地潛伏在表面快樂和健康的生活底下」47)。這種「模糊的」、「隱隱潛伏」的懼怕，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無法預知的焦慮，或許出於這個原因，洛詩才把焦慮渲染上緩慢爬行於夏日與冬日之間的色彩。

還有一組重要的意象需要說明，就是「懸掛滿室」的如「葛籐」般的「目光」。其中「葛籐」是洛夫慣用的意象，在以「葛籐」為代表的意象群裡，絕少不了與「毒」有染。屬於此類的詩句：

我毒藤一般被人曝曬，焚毀 / 我被濃烈的阿姆尼亞嗆得咳嗽 / 風雷動地，我以漚泥塞住耳朵48)

毒磨菇，開紅花的蛇皮草 / 從腰際繞過來的一株曼陀羅49)

在築構生命花園之前 / 我們內部 / 早就鋪滿了各類毒草50)

除了有毒的植物以外，帶毒的意象還有「毒刀」、「毒蛇」、「淬毒的刀子」、「毒性很大」的「執著」、「毒性很強」的「鄉愁」等，在此不一一詳列。前文提到，洛詩寫帶「毒」的意象，是要反抗「疾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將疾病引發的焦慮意識轉化為對死亡的「寧靜的恐懼」，這是疾病戰爭隱喻的表現51)。《魔歌》中有一首題為〈嘯〉的長詩，選錄如下：

---

46)丹伯，頁39

47)丹伯，頁57

48)洛夫：〈根〉，《夢的圖解》，頁66

49)洛夫：〈漂木〉，《漂木》，頁43

50)洛夫：〈鮭，垂死的逼視〉，《漂木》，頁85

51)李潤霞：〈從超越的飛翔到回歸的停泊——透視洛夫詩歌的思想內涵〉，《評論和研究》1997年3期，出版月份不詳，頁59-62

倘若我們堅持 / 用頭顱行走 / 天空, 會在一粒泡沫中死去麼? / 全部問題 / 隨着一尊  
舊砲 / 從沉沙中 / 升起 // 水邊, 漂來一雙脚印 / 莫不就是那一尊默不作聲 / 患過惡性  
胃潰瘍 / 吐過血 / 仰着傷口狂嘯的 / 舊砲 / 我撫摸過的手 / 翻轉來 / 一九二八年的那  
滴血 / 仍在掌心沸騰 // 庚子那年 / 海, 拋過來一朵罌粟花 / 我看見 / 京城來的那位老  
將軍 / 以擦汗的手 / 擦砲 / 轟, 就這麼一種過程 / 他便裸着身子而且憂鬱 / 當砲彈 / 從  
水面輕輕刮走了 / 一層中國藍 // 而嘯聲 / 已是昨日的白山黑水 / 黃河激湧 / 一雙血製  
的鞋子逆流而上 / 地點七月七 / 時間蘆溝橋 / 倒過來唸 / 白砲仍是一個肉食主義者 /  
我們仍能從硝煙中 / 抓出一大把脂肪 / 草叢中是鋼盔 / 鋼盔中是煮沸了的臉 / 正前方三  
十里地 / 一株好長好長的毒藤 / 自砲口蜿蜒而出 // 於今, 主要問題乃在 / 我已喫掉這  
尊砲 / 而嘯聲 / 在體內如一爆燃的火把 / 我好冷 / 掌心 / 只剩下一把黑煙<sup>52)</sup>

這首詩顯然含有對近代中國百年屈辱史的折射, 「罌粟花」如果是鴉片的代名詞, 「從  
沉沙中 / 升起」的便是鴉片戰爭後中國被列強瓜分的苦難, 「默不作聲」、「患過惡性胃  
潰瘍」、「吐過血」等等限定「舊砲」的疾病意象, 不如說是限定「舊中國」的疾病意象,  
外族的入侵好似疾病的入侵, 亡國滅種的威脅相當於「疾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 鋼盔下  
面「煮沸了的臉」所隱藏的焦慮需要轉化為「寧靜的恐懼」。作為詩人, 這種「寧靜的恐  
懼」用洛夫的原話就是「當我面對死亡威脅的那一頃刻……以詩的形式來表現」, 使死亡  
「變得更為親切, 甚至成爲一件莊嚴而美的事物」<sup>53)</sup>。

## (二) 病毒與大敘事的解構

在「疾病」與「毒」之間, 有兩個意象較爲特殊, 一個是「病毒」, 一個是「毒瘤」,  
二者似乎打破了「疾病」與「毒」之間的對抗關係, 一方面屬於疾病範疇, 同時又表現出  
軍事隱喻的特色。對此, 我們嘗試從解構「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角度作一淺析。

所謂「大敘事」, 根據李歐塔(Jean Francois Lyotard, 1924 1998), 來自啓蒙運動  
的求真精神和自由解放精神, 共有兩套體系, 一是法國大革命爲代表的激進的獨立解放思  
考模式, 一是以德國黑格爾(Friedrich Hegel, 1770 1831)爲代表的思辨真理<sup>54)</sup>, 但這兩

52) 洛夫: 〈嘯〉, 《魔歌》, 頁64-67

53) 洛夫: 〈關「石室之死亡」——〉, 《洛石室之死及相關重要評論》,  
頁195

54) 朱立元: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者已不具權威性<sup>55</sup>)。中國辛亥革命的失敗否定了前一套「大敘事」；文革後的「重新利用資本主義」則否定了黑格爾的一套「大敘事」<sup>56</sup>)。總體來說，以往的「大敘事」，都是認為自然界有規律而形成，否定大敘事則是說自然界沒有規律<sup>57</sup>)。

洛夫詩對大敘事的瓦解，特別是黑格爾的一套大敘事的瓦解，集中體現在「病毒」這一隱喻之中。在〈血的再版——悼亡母詩〉中有：

十年的心驚 / 為你換來十種絕症 / 齒搖，髮落，視力半盲 / 氣喘，盜汗 / 貧血，兩腿中風 / 心臟衰弱 / 腦血管阻塞 / 據說，最後你乃死於 / 一種馬克斯病毒<sup>58</sup>)

洛夫這首悼亡母詩附有一篇頗長的後記，寫道：

……對我而言，哀慟的是，三十年前一別，只因一通簡短的電話，母子即成永訣。……三十多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無不渴望早日國家統一，親人團聚；但只要共產主義在大陸一日不去，統一勢不可能，像我所遭遇的這種悲劇也就會繼續下去。因此，我的哀慟也是千萬中國人的哀慟，我為喪母流的淚也只是千萬斛淚水中的一小滴；以小喻大，我個人的悲劇實際上已成為一種象徵。<sup>59</sup>)

由此對詩中「馬克思主義病毒」的所指，不難理解。「病毒」之意象在其他作品裡也有出現，如：

---

1997)，頁372-373

55)盛寧(1945- )：《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臺北：揚智，1995)，頁77-78

56)黎活(1950- )：〈阿Q正傳與九十年代流行的後現代言說：趙毅衡、楊澤和劉康研閱的整合〉，《九十年代兩岸三地文學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頁586-619

57)黎活仁：〈阿Q正傳與九十年代流行的後現代言說：趙毅衡、楊澤和劉康研究的整合〉，頁586-619

58)洛夫：〈血的再版——悼亡母詩〉，《釀酒的石頭》，頁153

59)洛夫：〈血的再版——悼亡母詩〉，《釀酒的石頭》，頁161-162

他們把冒煙的七竅 / 一一密封 / 暫時存入隔離病毒的冰窖<sup>60)</sup>  
沉默 / 是金, 是一種在內部造反的病毒 / 水蛭除了埋頭吸血從不多言<sup>61)</sup>

但是這些作品對大敘事的反叛就不甚明顯, 這是因為洛詩所強調的「病毒」意象主要是其可怕的傳染性, 是一種「瘟疫」的隱喻<sup>62)</sup>。瘟疫並非具體的疾病的名稱, 而泛指那種大規模的可怕的流行性急性傳染病, 因此「瘟疫」一詞在各種語言中都幾乎成了一個繁殖力和適應性很强的隱喻, 可用來指天罰、禍患、煩惱等一切令人受折磨的災難<sup>63)</sup>。「馬克思主義病毒」隱藏著這一含義, 又可以從洛夫詩歌「蝨子」的意象得到證明。余鳳高(1932-)《瘟疫的文化史》有一章〈軍營中的蝨子〉, 書中從文化史的角度對軍營中瘟疫的起源與傳播進行了剖析, 指出體蝨是戰爭中傳播瘟疫的罪魁<sup>64)</sup>。且看這一點在洛夫作品中的顯現:

我想起的卻是那些凶年 / 洪水起義, 蝗蟲革命 / 一場大雪留下宇宙性的空白。想起 / 慈禧太后長指甲裡的藏垢 / 王公大臣髮辮上爬行的蝨子 / 八國聯軍統帥的鬍子裡點著一根雪茄 / 北京城就再也見不到炊煙 / 李鴻章有一口大號痰盂 / 毛澤東有一口中號痰盂 / 鄧小平有一口小號痰盂 / 頓然覺得喉嚨好癢 / 環顧四周, 先生, 你說 / 我胸中這口瘀血 / 該吐在中國的哪塊土地上? <sup>65)</sup>

沁園春。彭德懷身上的蝨子全都餓死 / 十年浩劫。又一次上帝橫蠻地干預歷史<sup>66)</sup>

在那 / 以呼萬歲換取糧食的革命歲月中 / 我唯一遺留下來的是 / 一條綴了一百多個補釘 / 其中餵養了八百隻蝨子的棉襖 / 和一個偉大而帶血腥味的信仰<sup>67)</sup>

60) 洛夫: 〈遺書(二)〉, 《天使的涅槃》, 頁125

61) 洛夫: 〈向廢墟致敬〉, 《漂木》, 頁236

62) 王灝: 〈一種異數的存在: 洛夫詩情再探〉, 《中華文藝》1977年5期, 1977年1月, 頁122-125

63) 譯者注, 桑塔格: 〈愛滋病及其隱喻〉, 頁118

64) 余鳳高(1932-): 《瘟疫的文化史》(香港: 中華書局, 2004), 頁56-57

65) 洛夫: 〈非政治性的圖騰——謁記中山先生故居〉, 《天使的涅槃》, 頁91-92

66) 洛夫: 〈漂木〉, 《漂木》, 頁55

對於意識與社會形態等問題，不在本次研究討論範圍內，以上僅是對理論與詩歌文本的引用，就詩論詩，不再贅述。

關於「毒瘤」的意象，我們配合疾病的道德隱喻放在下一小節討論。

### 3. 洛夫詩疾病意象之道德隱喻

疾病的道德隱喻也可以稱為疾病的道德批判，桑塔格說，「致命的疾病一直總是被視為一種對道德人格的考驗」<sup>68)</sup>。疾病作為隱喻，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對邪惡的懲罰，尤其是大規模流行病的擴散昭示著道德的腐敗，是上天對某一群體的審判，它啟動了道德和風尚的不可阻擋的崩潰<sup>69)</sup>。對古希臘人來說，疾病要麼是無緣無故的，要麼就是受了報應；在基督教，疾病被賦予更多的道德含義，並且與「受難」建立起緊密的關聯<sup>70)</sup>。然而到了現代疾病的描述，上天的審判落在了個人的頭上，而非整個社會的頭上，即人們多麼可憐地被告知他們將不久於人世<sup>71)</sup>。這主要表現在生命的貶值與生命的升華兩種矛盾的觀點<sup>72)</sup>。

#### (一) 生命的貶值

生命貶值的觀點一方面出自痛苦的經驗，另一方面來自疾病的摧毀力。疾病削弱病人，限制病人，使其失去活動能力，減少與周圍的交往，不得不依靠他人。疾病導致病人產生軟弱畏縮厭惡異化和被鄙視的感覺，以及精神和肉體的衰敗，把病人隔絕在一個無望的世界裡面<sup>73)</sup>。使生命貶值的典型病例當推「癌症」。

在「談癌色變」的一般社會心理反應中，桑塔格認為「癌症」不但隱喻了現代性的壓抑，更是激情不足的病，症狀主要集中在身體的一些隱秘而難於啓齒的部位，如直腸、膀胱、子宮、乳房、睪丸、前列腺等。易患此病的人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發洩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壓抑的人<sup>74)</sup>。對「癌症」的隱喻，桑塔格總結出三點：(1)在癌敘述中取得優勢的隱

---

67) 洛夫：〈致母親〉，《漂木》，頁118

68)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39

69)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38

70)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40

71)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39

72) 波蘭特，頁266

73) 波蘭特，頁267

74) 王健：頁76



喻，得自戰爭的語言，病人受放射線「轟擊」，治療的目的在於「殺滅」癌細胞；(2)社會變遷城市和政治等主題時常借「癌」這個疾病作為隱喻；(3)由於新的治療方法的進展，醫學界逐漸用化學療法取代放射療法，「癌症」原來所附有的軍事隱喻很可能變成描述身體「自然防衛」的隱喻(身體的「免疫能力」)<sup>75)</sup>。

據此觀察洛夫的詩，在癌病意象上，主要是一種傳統的隱喻意義，即一種負載著諸多神秘感充滿在劫難逃幻象的疾病，反映出文化的巨大缺陷，以及對死亡的陰鬱態度情感的焦慮對歷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向的恐懼<sup>76)</sup>。這都反映出一般人看待癌症時所帶有的非理性的厭惡感，視之為對自我的一種貶損，屬於疾病引起生命貶值的範疇。

對「癌症」一詞直接書寫，在洛詩並不多見，癌瘤意象可以作為癌病的象徵。舉《漂木》〈致時間〉中的一小節為例：

這是歷史，無從選擇的沉重 / 時間，蛀蟲般穿行其間 / 門，全都腐爛 / 臉，全都稜好懸掛中堂 / 惡化的腫瘤在骨髓中繼續擴散<sup>77)</sup>

「惡化的腫瘤」在醫學上的術語是「惡性腫瘤」，是對癌症病情程度的描述。從桑塔格來說，這一意象的使用，牽扯到疾病的某種政治隱喻，因為政治話語中使用癌症意象，有宿命論的含義，使「嚴厲」措施正當化，具有煽動暴力的傾向——同時也使一種廣為流傳的觀念得到強化：癌症必定是致命的<sup>78)</sup>。洛夫這首詩是否有政治隱喻，見仁見智，而癌瘤的致命性更顯著的是被用來隱喻時間的某些特性。在〈致時間〉的開篇，詩人寫有一段類似解題的文字：「時間是概念，也是實體，好像它不存在，卻又時時在吸我們的血，扯我們的髮，拔我們的牙。時間其實是與生命同起同滅……<sup>79)</sup>」

前文配合軍事隱喻，我們提到過「毒瘤」，洛夫《隱題詩》有一首寫到：

說話是一種女性毒瘤，我不是指 / 她的談吐，而 / 是她那 / 水獸般滑溜的舌頭<sup>80)</sup>

75)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76-77。施敏，頁61

76)施敏，頁61

77)洛夫：〈致時間〉，《漂木》，頁175-176

78)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74

79)洛夫：〈致時間〉，《漂木》，頁162

「毒瘤」的意象十分複雜，它本身在醫學上稱不上非常準確的術語，「毒」到底是形容癌瘤的程度，還是就其傳染性而言，不甚了然。若屬後者，癌症本身並不傳染，因此「毒瘤」不是一個科學上站得住腳的詞。但頗具戲劇性的是，在現當代中國的政治修辭學隱喻中，「毒瘤」卻是一個慣用的意象，例如七十年代，將四人幫說成中國的「毒瘤」等。大概是借用癌細胞在機體中的擴散造成機體的毀壞來隱喻對社會機體的危害，因此「毒」更多的是道德和政治意義上的<sup>81)</sup>。洛夫筆下的毒瘤到底是屬於道德意義上的，還是政治意義上的，抑或是前文軍事隱喻的，恐怕難以一言而定論。但癌病意象在洛詩中對生命的貶值，以此而構成的道德方面的隱喻是不可否定的。

疾病道德批判的隱喻性在洛詩中，還可由「梅毒」所代表的與性病有關的意象看出，如《漂木》中一組類似狂歡化的詩句：

你看，摩西走得很快 / 讓後面的隊伍全部減頂於兇猛的紅海 / 海嘯，地震，龍捲風，水災，森林大火 / 蝨子，梅毒，罌粟，猜忌，欲望，權力 / 天地不仁，我早就知道你會反撲 / 世界末日<sup>82)</sup>

「梅毒」同樣是一個很古老的隱喻，代表著「污染」，填充著大於癌症的恥辱感，其毀壞個性的能力也強得多。儘管梅毒也可經由母體血液等傳染，但中國傳統的認識是將其歸於所謂「花柳病」（性病），作為一種道德批判。在洛夫詩歌中似乎也有這層含義，試看下面的篇章便可得見：

裡面有一把形而上的鑰匙 / 開啓了我形而下的記憶 / 舊照片，過期護照（一種距離的辯證法） / 指甲刀，咳嗽藥水，鏰幣，刮鬍刀，螞蟻屎 / 保險套（保險使你的靈魂更加完善）<sup>83)</sup>

然而根據桑塔格的說法，二十世紀後期，疾病的現代隱喻「都不過是些廉價貨」，只有

---

80) 洛夫：〈說她是水，她又耕成了田 說她是蛇，她又飛成了鷹〉，《隱題詩》，頁148

81) 譯者注，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74

82) 洛夫：〈致諸神〉，《漂木》，頁206

83) 洛夫：〈致時間〉，《漂木》，頁173

在「最為有限的意義上」，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問題才像是一種疾病，換句話說，疾病作為隱喻顯得簡陋和粗糙。特別是癌症隱喻，它慫恿人們「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把人們引向狂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萬般正確的」<sup>84</sup>，出於這個原因，桑塔格在〈作為隱喻的疾病〉結尾，作出了癌症隱喻將被淘汰的預言<sup>85</sup>。11年後，她的〈艾滋病及其隱喻〉也著實證明了這一預言，艾滋病正逐漸取代癌症並承受了過去加諸癌症之上的那些負擔，膨脹為新一時期疾病隱喻的載體，較以往任何疾病都更為複雜和嚴厲<sup>86</sup>，只可惜洛夫目前的詩作雖然存在「梅毒」一類的關於性的道德批判，卻少見「艾滋病」及其隱喻方面的涉及。

## (二) 生命的升華

或許正如桑塔格所預言的那樣，像癌症一類的疾病，隨著科學的進步與現代社會的日趨複雜，那種將事情簡單化的隱喻已不能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單一疾病的隱喻變得愈發顯出局限，以往的疾病隱喻已經難以取得往昔的效果而輝煌不再。

洛夫在將疾病意象訴諸詩作時，大概對這一點有所洞察，只要再次考察我們對洛詩疾病意象的統計，便會發現只有在較少的情況下，才直接提到疾病。雖然前文我們列舉了諸多在醫學上有名有目的疾病，特定的疾病名稱亦不下十種，但整體考察洛夫數十年的詩作，出現頻率終究不算高，似乎洛夫不傾向於羅列醫學上的術語，就好像剛剛分析過的「腫瘤」與「毒瘤」，雖然屬於癌症的範疇，卻幾乎沒有「癌」、「癌症」、「癌瘤」等詞。取而代之的寫法是描摹疾病的症狀，這也就是我們在本文第二部分的統計中所發現的一個結果（參附錄二）。這樣處理，大概就是要模糊單一疾病的界線，從而突破某些傳統疾病隱喻的束縛。

然而，恰在此時我們觸發了一系列長久以來困擾文學疾病主題的疑問，那就是：疾病的界限在哪裡？誰來斷定文學作品中出現的「疾病」之所以為疾病？是醫生還是作品的作者？或以一般眾人的理解為前提，說什麼是病態或曰不正常？波蘭特認為，文學中的疾病這個題目預示著通過疾病達到界限的逾越。波蘭特指出，表現在藝術和文學中的常見的人類疑難問題「並不一定從疾病這個角度去考察，然而卻可以作為文學的疾病主題的發

---

84)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75

85)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77

86) 王健：頁76。施敏，頁61

端，例如描寫毫無節制、恣意縱情的狀態，這種狀態升級以後就接近於病態……這類作品越過了通常和非常之間以及健全和病態之間的界限」<sup>87)</sup>。

若從這種界限超越的觀點出發，把洛夫詩歌裡最常見的疾病症狀(包括「咳嗽[咯血]」、「盜汗」、「潮紅」、「嘔吐」、「消瘦」、「疲乏」等)綜合起來，不免使人聯想到「結核病」。這個頗受人重視而又隱喻意味極為豐富的疾病，而肺結核或癆病又常常作為令生命升華的隱喻來使用。日本評論家柄谷行人(Kōjin KARATANI, 1941 )說，「蔓延於社會的肺結核是非常悲慘的，而文學中肺結核作為隱喻，經由文學而神化了」<sup>88)</sup>。這種文學上的「神化」，通過桑塔格的闡釋，表現為四個方面：(1)結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浪漫化地加以處理；(2)易患結核病的人多是生性敏感耽於感情，他們臉色的蒼白與潮紅表示了熱情的順從與舉止的亢奮；(3)肺結核發生的部位處於身體上半部，屬於精神化的部位，因此獲得相對應的精神化品質；(4)結核病患者的死亡也被美化，被賦予道德色彩，死於結核病的人被視為具有浪漫人格<sup>89)</sup>。桑塔格甚至斷言，世界上沒有一種疾病能像結核病那樣，成為人類理想和激情的源泉<sup>90)</sup>。

只要略加對比一下肺結核的病發症狀：「呼吸短促，聲音嘶啞，食欲不振，體重和力量逐步消耗，胸腔疼痛，夢中盜汗，吐血和雜物，臉部暈紅，手足發熱……持續的體質損耗，直至死亡」<sup>91)</sup>，洛夫詩沒有明言的病發描述無不具有指涉結核病的意圖，我們對比癌症，從以下幾個方面略加分析。

首先，與癌症相比，結核病被視為症狀對比極端突出的病：蒼白與潮紅，一會兒亢奮，一會兒疲乏。這種陣發性過程可從咳嗽這個被認為是結核病的典型症狀中看出，「患者痛苦地咳完後，又疲乏地恢復到原來的狀態，緩過氣來，正常呼吸；然後，又咳開了」<sup>92)</sup>。癌症

---

87)波蘭特，頁265

88)桑林：《瘟疫：文明的代價》（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頁130-131

89)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10-15，17-20

90)施敏，頁61

91)這是倫敦醫藥史研究專家波特(Roy Porter, 1946-2002)參考18世紀英國醫生赫伯登(William Heberden, 1710-1801)給出的描述。波特：〈癆病〉，《理解災變》*Understanding the Catastroph*，波力奧[Janine Bourriau]主編，鄭毅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頁166

與之不同，不帶有那種據認為是結核病特徵的矛盾行爲的對比——亢奮的舉止、熱情的順從<sup>93)</sup>。洛詩對此有諸多引發人聯想的描寫：

鐵鎖多少有些銹味 / 門呀地一聲推開 / 便隱約聽到屋裡嗆嗆的咳嗽<sup>94)</sup>  
其實，囚在格子裡的 / 只是一隻抽煙，咳嗽，沈思 / 在孤獨中醞釀沈沈吼聲的 / 獅子<sup>95)</sup>  
我毒藤一般被人曝曬，焚毀 / 我被濃烈的阿姆尼亞嗆得咳嗽 / 風雷動地，我以溼泥塞住耳朵<sup>96)</sup>  
大聲咳嗽之後便有了 / 一種傾向 / 一種可能 / 一種終將與你背道而馳的主張<sup>97)</sup>  
鐵鎖沒有肌膚，沒有指紋，沒有憤怒的舌頭與牙齒，沒有沉思的毛髮與骨骼 / 沒有語言 / 身子極冷而影子又極熱 / 溫暖如信件 / 暴躁如焚燒的淚 / 不安啊！如從江水中提出的一桶月亮 / 我是灌木林，是荊棘<sup>98)</sup>

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種亢奮的舉止，而結核病人的蒼白只是暫時的，癌患者卻始終不變的蒼白<sup>99)</sup>，此類蒼白與潮紅的切換狀態，洛詩輔以憤怒的心象寫出：

落日如鞭，在被抽紅的背甲上 / 我是一隻舉螯而怒的蟹<sup>100)</sup>  
院子裡的葡萄藤 / 沿着一根晒衣桿 / 洶湧而至 / 想必在結實之前總得做點甚麼 / 在枝頭釀造的 / 豈僅是 / 路人的仰望 // 哦，無聲的憤怒 / 由青轉紅……<sup>101)</sup>  
如要把我殺死 / 不妨先以聖誕紅那種 / 激怒的 / 顏色 // 惹我 / 把我溫柔地殺死吧 / 用你那嫩葉上 / 純白的 / 露滴<sup>102)</sup>

---

92)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12  
93)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12  
94) 洛夫：〈紹興訪魯迅故居〉，《天使的涅槃》，頁38  
95) 洛夫：〈讀報〉，《月光房子》，頁203  
96) 洛夫：〈根〉，《夢的圖解》，頁66  
97) 洛夫：〈致諸神〉，《漂木》，頁203  
98) 洛夫：〈不被承認的秩序〉，《魔歌》，頁115  
99)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12  
100) 洛夫：〈59〉，《石室之死亡》，頁91  
101) 洛夫：〈憤怒的葡萄〉，《魔歌》，頁129-130

我懷抱一顆石榴 / 如懷抱大地 / 而石榴如是之嫣紅 / 而大地如是之蒼白 // 剖開它,  
只見 / 內部暗藏著 / 一格一格 / 晶瑩的淚 // 我吃著 / 一粒一粒的 / 酸酸甜甜的石榴子  
/ 如吃 / 大地乾癟的奶頭<sup>103)</sup>

其次，儘管結核病與癌症都表現為身體消瘦的過程，但患者體重的減輕由結核病引起是大大不同於由癌症引起的。對結核病而言，病人是「被消耗掉的」，是被燃燒掉的，而對癌症來說，患者是被外來細胞「入侵」的，並且癌細胞大量繁殖，造成身體機能的退化和障礙<sup>104)</sup>。因此結核病有著更多道德方面的隱喻，癌症則含有軍事方面的隱喻居多。洛夫寫「瘦」，以「手之瘦」、「身形之瘦」與「花之瘦」為主，描寫前者的典型詩句有：

某些衣裳發亮，某些臉在裡面腐爛 / 那麼多咳嗽，那麼多枯乾的手掌 / 握不住一點暖意<sup>105)</sup>

反轉口袋一看 / 仍是那隻又瘦了一些的 / 食指<sup>106)</sup>

至於那些心狠手辣的催稿者 / 不言不語，兩眼 / 瞪著你那瘦小的手指<sup>107)</sup> 群山靄靄 / 融雪總在下午進行 / 匯成細流涓涓的 / 是你晶瑩而瘦長的手指，伸入 / 千山萬壑<sup>108)</sup>

洛夫筆下的「身形之瘦」主要集中在「少年」與「女性」的體態，試看：

某日下午。室內 / 窗口擺著一盆水仙，盆內散置一堆石子，露著白牙 / 一個瘦長的少年在澆水<sup>109)</sup>

---

102) 洛夫：〈初晴(一)〉，《魔歌》，頁155-156

103) 洛夫：〈石榴〉，《月光房子》，頁149-150

104) 桑塔格：〈作為隱喻的疾病〉，頁14

105) 洛夫：〈5〉，《石室之死亡》，頁37

106) 洛夫：〈妻的手指〉，《夢的圖解》，頁46

107) 洛夫：〈截指記〉，《夢的圖解》，頁26

108) 洛夫：〈雪祭韓龍云〉，《夢的圖解》，頁127

109) 洛夫：〈水仙之走〉，《夢的圖解》，頁28

突然在溪水中 / 看到自己瘦成了一株青竹 / 風吹來 / 節節都在搖幌 / 節節都在堅持<sup>110)</sup>

瘦了，瘦 / 得露出了年輪 / 如是我見我聞，我全身顫慄於 / 一陣青銅的激響。<sup>111)</sup>  
一個瘦骨棱棱的女子，卻懷著 / 一窩待產的意象 / 我發現她竟是如此單薄而蒼白 / 使我想起敗了味的 / 三月桃花飄落泥地之前的笑聲<sup>112)</sup>

女性的體態之瘦在洛詩中往往與「花之瘦」建立著更多的聯係，先看寫花的詩句：

田埂上 / 午寐中的白鷺只用一隻腳 / 撐住滿身秋寒 / 而我陽台上的那盆瘦海棠 / 於今也得了 / 嚴重的胃病<sup>113)</sup>

以裸裎之姿 / 衆樹緊拉著手 / 肌膚相觸 / 在寒風中互傳體溫 / 繁花落盡之後 / 年輪 / 徐徐地 / 纏著一身瘦骨轉<sup>114)</sup>

露臺上只燦爛那麼一夜的曇花 / 就無所謂豐腴和消瘦了<sup>115)</sup>

把病瘦的女性與花朵的凋零相聯係是傳統的疾病寫法：「將被疾病逐漸消耗而衰弱的過程，描摹成一種像花兒被無常的風霜所摧毀那樣安詳沒有痛苦的過程」，結核病「產生了一種迷人的虛弱，並且伴隨著超常的想像力天分以及鑒賞力」<sup>116)</sup>。就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來說，女主角患上結核病幾乎成了一種套路(當然僅是對結核病病發狀態的描寫)，如《紅樓夢》裡的林黛玉，這與東方人看待女性理想美的方式有關，即把「柔弱」看成理想女性美的重要含義之一，而結核病恰恰能把這種柔美的意象提高。美麗而柔弱，是一種東方傳統的理想女性美，儘管導致柔弱的原因是一種疾病，一旦與美結合在一起，就變得不那麼可怕了，成了一種羅曼蒂克的病，給人的感覺與其說是痛苦，不如說是感傷。這種女

---

110)洛夫：〈致王維〉，《天使的涅槃》，頁136

111)洛夫：〈一夜秋風你便瘦得如一句簫聲〉，《隱題詩》，頁124

112)洛夫：〈紙鶴〉，《雪落無聲》，頁74

113)洛夫：〈秋末懷維廉〉，《魔歌》，頁146

114)洛夫：〈秋辭八首〉，《釀酒的石頭》，頁24-25

115)洛夫：〈給女兒曉民〉，《釀酒的石頭》，頁45

116)波特，頁178

性的美淨化了疾病，使其靈魂更爲超凡脫俗。在這一前提下，如果再與死亡聯結，就更顯示出生命的升華，在洛夫的詩句中可以得到證實：

玉人一病不起 / 生生世世再也無人能解讀你眼中 / 煙一般的星圖<sup>117)</sup>  
竟夕繞室而行 / 未央宮的每一扇窗口 / 他都站過 / 冷白的手指剔着燈花 / 輕咳聲中  
/ 禁城裡全部的海棠 / 一夜凋成 / 秋風<sup>118)</sup>  
玫瑰的悲哀正由於牠的 / 瑰麗。(落葉聽了此話笑得滿地翻滾) / 枯乾形同一堆骷髏 /  
萎棄於地 / 之前精血早已被一群蜂蝶吸盡 / 後事便等著浪漫派的 / 才子佳人前來收拾 /  
想到被刺的異樣感覺 / 起先多少有點心猿意馬 / 被翻紅浪是多麼要命的騷動 / 捧起她那  
貼 / 著胸脯的臉，失血 // 的唇，一種 / 日落黃昏時的嫵媚 / 子曰：慎哉慎哉<sup>119)</sup>

桑塔格說，「結核病被認爲提供了一種從容的死法」，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樂於用結核病來賦予死亡以意義」，因而被認爲是一種「有啓迪作用優雅的病」，尤其是死於結核病的年輕人<sup>120)</sup>。相比之下，結核病所隱喻的這種崇高平靜的死與癌症患者駭人痛楚卑賤的死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當描繪垂死的結核病人時，他們被塑造得「更美麗」、「更真誠」，而刻畫垂死的癌症患者時，「盡數剝奪了他們自我超越的能力，讓他們被恐懼和痛苦弄得毫無尊嚴」<sup>121)</sup>。洛詩在體現生命由疾病而得以升華時，大致也是沿著這一套路行進的。

#### 四總結

我們以洛夫詩歌裡的疾病意象爲研究的主體，重點從隱喻的角度探討了詩人在展開詩意想像時顯現的某些可能的細微意圖。詩歌意象與隱喻之間原本就保持著不可割裂的關

117)洛夫：〈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隱題詩》，頁90

118)洛夫：〈長恨歌〉，《魔歌》，頁141

119)洛夫：〈玫瑰枯萎之後才想起被捧著的日子〉，《隱題詩》，頁93

120)桑塔格：〈作爲隱喻的疾病〉，頁16

121)桑塔格：〈作爲隱喻的疾病〉，頁17



係，簡言之，只有通過具有隱喻性的意象，詩歌才能證明自身的存在<sup>122)</sup>，同時隱喻也由此而帶有意象性，兩者恰恰又是借助想像的作用連接起來的。

附錄

附錄一：洛夫詩明寫的疾病

洛夫詩疾病意象特點	舉例	
(1) 直接提及「病」或「疾」共計二十餘處，明確命名的病症有「貧血」、「中風」、「心臟衰弱」、「季節病」、「腦血管阻塞」、「胃潰瘍」、「便秘」、「腎虧」、「眼疾」、「傷寒」、「痢疾」、「腫瘤」、「毒瘤」、「梅毒」等。	十年的心驚 / 為你換來十種絕症 / 齒搖，髮落，視力半盲 / 氣喘，盜汗 / 貧血，兩腿中風 / 心臟衰弱 / 腦血管阻塞	〈血的再版——悼亡母詩〉《釀酒的石頭》p153
	在那病了年代 / 貧血，便秘，腎虧	〈第三章2〉《漂木》p118
	患眼疾的那個晚上 / 王府井大街的雷雨把歷史翻得嘩嘩作響	〈隔海的嘯聲——贈任洪淵〉《雪落無聲》p38-39
(2) 發病期多在秋冬季節。	對我而言 / 冬日抱病勝如抱爐 / 不咳不瘦 // 不盜汗 / 胃口好得像塊海綿，而且 / 夜半驚起 / 只為窗外條然飛來 / 一個得意的詩句	〈無病之吟〉《夢的圖解》p107
(3) 患病的個體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如「夾汁桃與鳳尾草」、「森林」、「雲」、「黃河」、「蟋蟀」、「紅色」等。	從夾汁桃與鳳尾草病了下午走出	〈9〉《石室之死亡》p41
	黃河病了，長城老了，三峽患了胃潰瘍	〈是耶非耶〉《天使的涅槃》p78
(4) 部分疾病具有傳染性，且多與「毒」有關。「毒與植物（藤曼陀羅、草罌粟）」、「毒與蛇」、「病毒與冰窖」、「女性	據說，最後你乃死於 / 一種馬克斯病毒	〈血的再版——悼亡母詩〉《釀酒的石頭》p153
	紅色，永遠是一種危險的惡疾	〈第二章 3〉《漂

122)張沛，頁113

毒瘤」、「馬克斯病毒」最為顯著。		木》p89
	而你們守護的孤獨 / 是最毒的那一株大花曼陀羅	〈瓶中書札之二〉 《漂木》p133
(5)「胃潰瘍」是眾多疾病裡出現最集中的病症，在洛詩看來，胃病是引發「吐血」的原因。	水邊，漂來一雙脚印 / 莫不就是那一尊默不作聲 / 患過惡性胃潰瘍 / 吐過血 / 仰着傷口狂嘔的 / 舊砲 / 我撫摸過的手 / 翻轉來 / 一九二八年的那滴血 / 仍在掌心沸騰	〈嘯〉《魔歌》p65 66

附錄二：洛夫詩未明寫的疾病症狀

症狀	舉例	
咳嗽 (咯指剔着燈花 / 輕咳聲中 / 禁城裡全部的海棠 / 一夜凋成 / 秋風血)	(1) 某些衣裳發亮，某些臉在裡面腐爛 / 那麼多咳嗽，那麼多枯乾的手掌 / 握不住一點暖意	〈5〉《石室之死亡》p37
	竟夕繞室而行 / 未央宮的每一扇窗口 / 他都站過 / 冷白的手	〈長恨歌〉《魔歌》p141
	鐵鎖多少有些銹味 / 門呀地一聲推開 / 便隱約聽到屋裡嗶嗶的咳嗽	〈紹興訪魯迅故居〉《天使的涅槃》p38
	商禽之一再咳嗽並非無因 / 而管管辛鬱的引吭高歌 / 每一句都含有血絲	〈夜飲溪頭公園〉123)
	病了病了 / 病得像山坡上那叢凋殘的杜鵑 /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 蹲在那塊「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後面 / 咯血……	〈邊界望鄉〉124)
(2) 十年的心驚 / 為你換來十種絕症 / 齒搖，髮落，視力半盲 / 氣喘，盜汗 / 貧血，兩腿中風 / 心臟衰弱 / 腦血管阻塞 / 據說，最後你乃死於 / 一種馬克斯病毒	〈血的再版——悼亡母詩〉《釀酒的石頭》P153	
(3) 他習慣紅著臉膛 / 咒風罵雨痛斥霜雪將所有的夢 / 都凍結在一個長長的夜裡	〈他的心事如落葉——給一羣老	

紅		兵〉《月光房子》 p200
	而全身一夜之間變紅 / 這又是何種徵兆? / 紅色, 永遠是一種 危險的惡疾 / 河水紅著臉 / 藻草紅著臉 鵝卵石 / 紅著臉, 苔蘚 紅著臉 / 浮游生物紅著臉 / 躲在峰頂上偷窺的月亮紅著臉 / 整 條亞當河的呼吸是紅的 / 我們的神 / 委頓地站在高高的雲端 / 臉也是紅的	〈第二章 3〉 《漂木》 p89
(4) 嘔 吐	我吸取, 我輸送, 我嘔白色的血, 我枯瘦 酒店尚未打烊 / 夜色猶帶微醺 / 我在巴黎街頭的最後一盞燈 熄滅時 / 與正在嘔吐的波特萊爾不期而遇	〈根〉《夢的圖 解》 p63 〈致詩人〉《漂 木》 p138
(5) 消 瘦	我一天天瘦了下去 / 當毛蟲把思想繞成一個繭 不知穿一襲青衫像不像那雲 / 如此單薄, 雲常在某一山谷中病 瘦 / 我在碑上刻完了死, 然後把刀子折斷 田埂上 / 午寐中的白鷺只用一隻腳 / 撐住滿身秋寒 / 而我陽 台上的那盆瘦海棠 / 於今也得了 / 嚴重的胃病	〈奧秘〉《夢的 圖解》 p53 〈45〉《石室之 死亡》 p77 〈秋末懷維廉〉 《魔歌》 p146
(6) 疲 乏	揚塵之後 / 是疲倦 / 夕陽正好 / 曼哈頓河邊 / 一個黑人猛洗 他的皮膚 貼了多年封條的翅膀疲軟乏力	〈致詩人金斯 堡〉《魔歌》 p57 58 〈再別衡陽車 站〉《天使的涅槃》 p54

附錄三：洛夫詩疾病描寫的變化軌跡

123)此詩不在十本詩集之內。洛夫：〈夜飲溪頭公園〉，轉引自蕭蕭：  
〈我們的血在霧起時尚未凝結——洛夫詩作座談實錄〉，《中外文  
學》9卷8期，1981年1月1日，頁86-105

124)此詩不在十本詩集之內。洛夫：〈邊界望鄉〉，《雨想  
說的：洛夫自選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頁13-14。蕭蕭：  
〈我們的血在霧起時尚未凝結——洛夫詩作座談實錄〉，頁86-  
105

分期	對應詩集或詩歌	疾病意象特點
現代詩探索 時期(1954 1970)	《石室之死亡》·《無岸之河》	洛夫早期對疾病的狀寫多用 「疾」或「病」等詞表達抽象 概念
反思傳統, 融 合現代與古典 時期(1971 1985)	《魔歌》·《釀酒的石頭》	具有明確醫學術語的疾病名 稱多集中在中前期的作品 後期的疾病意象多以描述症 狀為主, 直接提及疾病名稱的情 況減少
鄉愁時期 (1985 1995)	〈邊界望鄉〉·〈血的再版——悼亡母 詩〉·《月光房子》·《天使的涅槃》· 《夢的圖解》(《時間之傷》的再版)· 《隱題詩》	
天涯美學時 期(1996 )	《雪落無聲》·《漂木》	

## 参考书目

- 李詩信(1954 )：〈洛夫的詩路歷程對現代漢詩的啓示〉，《茂名學院學報》2004年2期, 2004年5月
- 張默(張德中, 1932 )：〈雪崩論〉，《幼獅文藝》43卷6期, 1971年12月
- 劉介民：〈意象是心靈上的圖畫〉，《原典文本詩學探索》(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6)
- 束定芳：《隱喻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0)
- 王灝：〈一種異數的存在：洛夫詩情再探〉，《中華文藝》1977年5期, 1977年1月

Abstract

“A Discussion about the Images and the Metaphor of Illness in Luo Fu’ Poems.”

Shi, Yan.

Using metaphor and the illness images as the study object, basing on statistics and with the use of Sontag’s theories of illness metaphor,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the illness images in social, military, and moral aspects in Luo Fu’s poems.

key words : Luo Fu Sontag Illness Metaphor Body